

第六十四章 家書抵萬金

涼秋之後，很快就入冬了。

監學寺中響起了散學鐘，學生們魚貫而出，紛紛奔向監學寺大門。

工學課結束，負責教學的許博士將學生功課裡幾分較為出色的圖紙取出來折好，放進卷軸筒中，自監學寺連著的宮道往宮中疾步而去，剛剛行至周明雋的宮外，一道脆生生的聲音喊住他——

「許博士？」

許博士回頭一看，立馬作禮，「端寧縣主。」

端寧縣主看著他手裡的卷軸筒，笑道：「博士是來給明雋哥哥送圖紙的嗎？真巧，我也要給明雋哥哥送披風，不如我幫你送進去吧。」

許博士微微蹙眉，「恐怕不太合適，如今工學的事情都是由五殿下掌管負責，這些圖紙交上去，還要向五殿下細細說明構造與用處，再請五殿下批示優劣……」

「我也會呀，我幫你問清楚，完了我再告訴你就是了。」

端寧縣主執意要代勞，許博士執意不肯，最後是宮中的掌事嬪走了過來向兩人解釋，五殿下今日不在宮中，公事也好，探望也罷，怕是都見不到五殿下。

端寧縣主瞬間拔高音調，「我方才還在監學寺瞧見了明雋哥哥，他沒有回宮嗎？那他去哪裡了？」

掌事嬪回道：「五殿下的行蹤，從來不會向我們這些做奴才的交代。」

端寧縣主有點不高興，一跺腳走了。

許博士想了一下，道：「煩請嬪將這個送到五殿下案前。」

掌事嬪接過卷軸筒後，許博士也離開了。

今日風有些大，許博士攏了攏披風，今年冷得可真早啊。

淳王府。

剛煮好的香茶暖煙嫋嫋，周明雋與淳王相對而坐，正執子對弈。

周明雋再不似當年初入王府時的謙遜低調，如今每次與淳王下棋，幾乎都不留情面，打擊得淳王毫無招架之力。

可憐淳王每每以為自己研究出了新的棋招，結果都只有被反殺的下場，每次輸了，淳王都要在棋盤邊上沉默坐著許久，吃不下睡不著，一副被殺到懷疑人生的模樣。

一回兩回昇陽縣主還沒留意，可是時間長了，她就看出門道來了，周明雋哪裡是來下棋的，根本是來刺激她爹，報復她當年勸說孟雲嫻離開的大仇。

真是一個錙銖必較的小人！

棋下得差不多時，閔祁從外面進來，手裡拿著書信和一大堆叮叮噹噹的小玩意兒，「殿下。」

周明雋的眼神立刻就變了，「到了？」

「是，剛到了侯府，四小姐就要差人送，屬下載了下來，告訴他們您早已出宮等

候書信，也免了他們入宮時的重重繁瑣。」

周明雋抬手落子，迅速結束戰局，「王爺，承讓。」說完，拿過閔祁手裡的書信告辭了。

淳王愣愣的看著他最後落子而成的定局，默默地捂住心口調整呼吸……

「娘，二姊姊的書信。」孟雲茵小跑著去了田氏的院子，手裡拿著一封厚厚的書信。

雖然知道孟雲嫻其實是長姊，但此事沒公開，她便還是用以前的稱呼。

田氏正在縫製披風，聞言直接扎了手，疼得眉心一蹙，卻笑了起來，「我就覺得今日一定能到。」

孟雲茵和田氏坐在一起拆信，剛剛打開信封，就落出好多好看的乾葉子籤，上頭還題了詩。

田氏無奈一笑，「又來這一套。」

孟雲茵跟著笑起來，然後跟田氏念信。

孟雲嫻自從離開之後，每兩個月就會送回來一封書信。

起先，田氏沉浸在離別之苦中，都是流著眼淚讀的，且大半年都沒有給孟光朝好臉色看。孟雲嫻的來信起初很厚很厚，內容都是所到之處的所見所聞，不知道是無別的話可說但又必須說點什麼，還是她眼裡確都是這些景色，誠心想要分享，至於那些傷感交心之詞是從來沒有的。

後來，她開始會塞一些自己做的小玩意兒到信封裡，所以看著滿滿厚厚的一封信，實則說的話根本沒有多少，內容都變成了報平安和囑咐身體安康，祝願弟妹學業有成。

田氏從最初的愧疚和痛苦，漸漸地變成耐心的等待和享受來信這一刻的喜悅。

雖然孟雲嫻寫的東西少了，但是田氏總能感覺到她眼裡看到的東西更多了。

她離開的第一年，本該在京中為她舉行及笄禮，田氏想藉著這個理由讓她回來，結果根本抓不住她的行蹤。最後她來信主動提及了及笄禮一事，說不過是個形式，若不辦及笄禮一輩子都過不了十五，那她還是不要辦好了。

田氏氣得險些撕了信，剛要動手，又氣呼呼的把信紙和之前的收在一起，把這件事記在小本子上，等日後她回來要一起算帳。

她離開的第二年，田氏想裝病騙她回來，想方設法的與她取得聯繫，穩住她的腳跟送去了家書，怎知到頭來女兒沒盼回來，反倒是周明雋和太醫院的太醫來了。周明雋一臉無奈道：「雲嫻說，每半個月讓太醫為您號一次脈，然後將結果告訴榮安侯，有榮安侯在，您不會有事的。」

田氏又氣得當晚將已經熟睡的孟光朝打了一頓，再次拿出自己的小本子記下。

第三年，田氏什麼都不盼了，但是一聽聞她所到之處竟然都有不大不小的動亂，嚇得好幾天都沒睡好，唯恐她在外頭這些年膽子大了，手裡還有金牌和護衛，什麼都敢幹，即便她玩野了不肯回來，至少要保證自己的平安。

沒多久，田氏就收到她大打折扣的書信和翻倍的伴手禮。她在信上說，她去的那些地方都有十分地道的美食和小玩意兒，又剛好有些亂罷了，不是特意要幹什麼。時間一晃就是三年，就在前不久，她的書信裡終於提及了回京的事情，全家人都開心的不得了，孟雲茵和孟竹遠一直念著她回程的時間。

自那之後，孟雲嫻每往回走一段，就寄一封家書說說自己的行程，也好讓他們知道歸程的時間還剩多少。

她還是會在信封裡塞一些所到之處瞧見的小玩意兒，這一次塞的是她隨手壓乾的樹葉書籤，都是挑形狀最獨特、脈絡最清晰好看的來做的。

孟雲茵面露喜色，「娘，二姊姊已經到定州了！」她放下書信，將田氏收藏在房中的羊皮地圖取過來。

她不知道母親是什麼時候準備這張地圖的，但只要每一次二姊姊來信告訴她們自己在哪裡的時候，母親一定會在地圖上細細的找這個地方，盯著看許久。

田氏立即點著定州的位置，「是這裡了！她是怎麼回來的？」

「應當是坐馬車，二姊姊說會趕在冬至宮宴前回來。」

「馬車……冬至宮宴前……」田氏差點哭出來，她握著孟雲茵的手，激動道：「很快了，不到十日就能回來了！」

周明雋是將信封揣在懷裡步行回宮的。

案桌上堆積著許博士送來的圖紙。他將信封放在一邊，率先展開了圖紙，一張一張認真的看，等到他全部看完點評完，天已經全黑了。

伺候的宮人送來的食物早就涼透，他也不再傳膳，只是拿著那封信走到自己的寢殿，從靠著床頭的一個木櫃裡頭搬出一只大木箱子。

打開木箱子，裡面滿滿當當都是孟雲嫻這三年來送回來的信件和伴手禮。

那些禮物無非是她所到之處瞧見的一些極具特色的小玩意兒，不值錢，但是有趣。至於這些信件，從一年多前起他就再不拆開來讀了，每兩個月等到來信，便連同那些伴手禮一起悉數鎖進箱子裡。

放好了信封，他又轉身去將圖紙拿來反覆細看，以防有批註錯漏的地方，這一忙就到了深夜。

第二日，周明雋早早起來，梳洗一番後拿著圖紙前往監學寺。

孟雲嫻離開的第一年，他提前從族學結業，他的成績早已經得到所有先生的認可，之後族學大改，他又最擅長工科，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他便直接與戶部一同，從工學裡面找出處理農田水利問題的好辦法。他天生對圖紙很有興趣，再複雜的構圖也能一眼看出關鍵，甚至觸類旁通，崇宣帝對這一點十分意外，幾乎將這些事全部交給他掌管。

這個時辰已經是監學寺上課的時間，所以裡裡外外很少有人能隨意走動，路上灑掃的人見到周明雋，無一不恭敬行禮。

此時許博士正好沒有課，周明雋便將昨日許博士送來的圖紙都交還給他。

許博士十分驚訝，這只是學生們自己畫的，未必能用到實處，五殿下能這樣及時

處理，難怪聖上如此看重五殿下。

「今年的寒氣似乎來得格外早，五殿下勤於工務是好，可是還得注意自己的身子。」

周明雋看著園中枯敗的枝葉，淡淡一笑，「今年的冬天確實來得早，往年這個時候還沒有這樣冷。」

許博士深有同感，「倒不算太冷，只是這風，厲害時能將人紙片似的往前吹。」

周明雋道：「但願這風是從外頭吹往京城的。」

許博士怔愣一瞬，周明雋已然同他告別。

又到了冬至宮宴，各宮都要忙碌打點，貴妃這一頭也不例外，每年這個時候，周明雋都會回宮陪著貴妃。

三年前，貴妃終於有孕，誕下一個皇子，聖寵更濃，如今滿心滿眼的都撲在了孩子身上，對宮中很多事情都不再上心，可是唯獨對他的事情總能分一分心力來處理。

那些險將宮門門檻踩爛，只為給哪家姑娘說媒提親的命婦，貴妃都替他擋了回去，其他的什麼都沒問，包括孟雲嫻究竟還會不會回來。

周明雋去貴妃宮裡時，她正在逗孩子，見到他來，她讓乳母將孩子抱走，笑著招呼，「今日得閒了？」

「得不得閒，都是要來探望母妃的。」

「可別。」貴妃一笑，「緊著你自己的事情先做吧。」

周明雋看出貴妃似乎有話要說，果不其然，幾句寒暄後，她單刀直入，說他如今的年紀早該成親生子，從前他的確默默無聞無人看好，可是沒想到他這樣爭氣，也叫人看進了眼裡。雖然之前替他擋了許多次，但有心之人一定會趁著此次冬至宮宴，再一次把成婚的事情拿出來說。

周明雋聽著，淡淡一笑，「我早有婚約，為何還要提成婚一事？」

貴妃無奈的看了他一眼，懶得揭穿。「我只是給你提個醒，但凡遇到宮宴，這樣的場合，最是容易下套的時候，我是怕你毫無準備，一不留神就失了堅守的立場，至於其他的，你自己看著辦吧。」

周明雋笑了一下，轉了話題。

另一邊，自從收到孟雲嫻抵達定州的信之後，田氏就再也沒有收到任何信件，她越來越慌，每日無事就坐在正廳裡探著頭等。

孟雲茵見母親這樣，除了陪著她一起等也別無他法，只能在心裡乞求二姊姊平安無事抵達京城，最好能趕上冬至宮宴。

可直到冬至宮宴這一日，依然沒有車馬停在榮安侯府門口。

孟光朝心疼田氏這樣翹首以盼，索性安排人到城外去等著，只要一見到孟雲嫻，立馬將人帶回來。

孟雲茵也安慰母親，按照二姊姊給的日子，左右就這兩天了，今日不回明日一定回，總不能誤了宮宴。

田氏無法，只好先行前往皇宮。

同一時刻，燕京城外十里的茶寮，三名流星輕騎正聚在一起吃酒說話。

流星輕騎是負責傳遞各地情報的傳信士兵，基本上有軍隊駐紮的地方就有流星輕騎。

流星輕騎裡面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，但凡大捷消息傳達時，皆會有臨時的賞賜，這裡面又屬傳緊要軍情至京城御前的流星輕騎油水最為肥厚，若是遇佳節傳大捷消息，極有可能得豐厚賞錢。

這三名輕騎是分別從永州、營州和宣州而來，於京城十里之外碰上，立馬心照不宣的痛快喝酒暢談，絲毫不著急的樣子。

他們知道今日宮中有宮宴，自然是最和樂的時候，他們傳信的也要挑時候去，等到宮宴開始，他們再趕著去傳捷訊，最容易得厚賞，左右最要緊的時刻已經過去了，這消息的傳達，早一刻晚一刻都不會死人，他們自然要掐著對自己有利的時間去。

聊得正開心，一道好聽的聲音打斷了他們的談話，「幾位可是要前往宮中傳遞捷訊的輕騎軍爺？」

談話聲戛然而止，幾人循聲望去，只見一個貌美少女背著手站在他們面前，黃昏時分，她一身黃裙格外的亮眼，如瀑長髮梳於腦後，用同色髮帶繫著，一顰一笑盡是颯爽之態。

「是……姑娘……」

黃衣少女燦爛一笑，「我瞧著幾位一見如故相談甚歡，不如傳捷訊一事由小女代勞，各位就在此暢談個痛快，豈不是美事一樁？」

其中一名輕騎皺起眉頭，「哪裡來的小姑娘，敢拿軍爺們尋開心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」

黃衣少女收起笑容，面露遺憾慢悠悠道：「看來軍爺是不願意將肥差相讓了，無妨，那——就比一比誰更快吧。」

只見另一個綠衣姑娘牽來兩匹馬，黃衣少女牽過自己的那一匹，俐落的翻身上馬，動作一氣呵成，格外瀟灑。

她握著韁繩，對三人道：「若是我先到，這肥差就歸我了！」

今年的冬至宮宴雖然一樣熱鬧，但真要論起來，還是幾年前周明雋剛回朝的那一次宮宴最為壯觀，燈海璀璨，美不勝收。

今年的宮宴比往年更加熱鬧，多了不少人，宮道前的馬車一輛接著一輛，有序而入，依次下車步行入宮。

孟雲茵剛剛攙扶著田氏下馬車，立馬有人過來打招呼。

「阿茵妹妹。」孟雲茵轉頭，就見工部侍郎家的小少爺王元翰正殷切的走過來。

孟雲茵趕緊給他回了一禮。

王元翰越發緊張起來，眼神不斷地往孟雲茵身上飄，但他仍努力保持鎮定，對田氏說道：「聽聞侯爺夫人前幾日偶感風寒，如今氣候無常，夫人一定要保重。前幾日晚輩尋了一條十分珍貴的人參，擇日就送去侯府。」

田氏一驚，「無端端的怎能收這樣的禮？」

王元翰趕緊道：「怎是無端？侯爺夫人身體抱恙，阿茵妹妹便整日魂不守舍，她心裡十分緊張侯爺夫人，晚輩自然要略盡綿力。」

田氏看了女兒一眼，嗔怪道：「是妳找人家要的？」

孟雲茵驚訝又委屈，「自然不是！」又望向王元翰，「元翰哥哥，多謝你的關心，可是母親如今已經無恙了，不必大費周章送這樣珍貴的東西，你還是留著吧。對了，時間快到了，我們先走了。」

看著女兒逃也似的拉著自己走，田氏忍不住失笑。

王元翰這個孩子她記得，雲茵入族學前，就因為侯爺的緣故，兩家有些來往，入族學之後，雲茵曾經有一段時間一直跟著王元翰後頭跑，後來王元翰結業，雲嫻又回了府，還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，就沒再聽雲茵提起過王元翰這個人，直到雲茵及笄之後，王元翰忽然就往侯府跑得勤了。

但是看雲茵這模樣，卻好似有些錯愕驚嚇，田氏猜測兩人之間有些什麼，但並未多問。

她相信女兒是個有決斷的孩子。

和往年一樣，田氏帶著孟雲茵和其他女眷一起前往後宮，孟光朝則是帶著孟竹遠前往慶和殿。

田氏留意到孟雲茵有些失神，心情好似有些低落，便問道：「是不是不舒服？」

孟雲茵目光一閃，搖搖頭。

雖然她什麼都沒說，可是田氏心中了然，她應當是想起雲嫻了。

在得知所有的真相，又經歷了賈氏的事情之後，雲茵的心裡一直耿耿於懷，原本這些都不關她的事，可是賈氏的選擇讓她再也無法全身而退。

田氏還知道，得知雲嫻可能在宮宴之前趕回來，雲茵怕她離開多年之後不再熟悉那些繁文縟節，早早就開始溫習規矩，想要像當年雲嫻剛回府時一樣守在她身邊，衣裳也要做連套的，想與姊姊穿一個花樣。可是所有的準備與激動，都在雲嫻的杳無音信中落了空。

她明明比誰都失望，卻先藏起情緒安慰起她這個做母親的，她懂事得令人不捨。

田氏和孟雲茵抵達時，貴妃已經來了，她身邊圍繞著不少的命婦，一個個笑靨如花，即便不走近都能猜到她們在說些什麼。

以五殿下如今的才能，受到重用是早晚的事情，即便無法繼承大統，也能擔任要職，可榮安侯用一個婚約捆著五殿下，女兒卻消失無蹤，簡直是天大的笑話。

「榮安侯夫人怎麼現在才來？再晚一些，怕是有人要誤會妳不敢來了。」穆陽侯夫人孫氏看著田氏，十分得意的落井下石。

穆陽侯府這兩年也算是如魚得水，雖說吳美人誕下的是公主，但是她當初懷孕的

時候就是沾了五殿下回宮的光，藉此得了不少親近崇宣帝的機會，十分討聖上喜歡，生產之後便晉封為貴人，穆陽侯就趁著這股熱乎勁兒，給吳宛珊也尋了一門好親事，是工部侍郎府上的嫡次子。

近幾年隨著工學納入族學範圍之內，崇宣帝又看中周明雋的才能，大禹無論是在水利造船還是開山屯田都有極大的成就，工部之職搶手，即便對方不是嫡長子，對於穆陽侯府來說已經足夠。

田氏對付這些人尚且遊刃有餘，四兩撥千斤的給應付過去了，孫氏到底只敢言語上酸一酸，意思到了就夠了。

若說女眷們提及這門婚事多半是酸言酸語，那麼孟光朝這邊便是暗潮湧動、防不勝防了。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五殿下根本不待見榮安侯，別說半點小婿見岳丈的姿態，就是正眼都沒瞧一眼，這樣的態度也是讓很多人斷定這門婚事不成的依據之一。榮安侯是寵臣又怎麼了？能比親兒子更寵？

孟光朝這幾年也不如從前那般春風得意，寡言少語許多，還時常告病。有人曾親眼見到太醫一次次登門，熬湯藥水的也連綿不斷，這孟光朝的身體是真的不行了，若是他那個小兒子不成氣候，榮安侯府的榮光差不多也要到頭了。

這一邊，孟竹遠也在自己的小圈子說話。

「下個月我二姊姊成親，我爹讓我給二姊姊守住房門，我非得趁這次機會狠狠敲我那姊夫一筆！」

「我看就該從族學裡選幾個遊戲，好好為難新郎官一番，這銀子還能翻倍！」

「沒錯，是個理。」

其中一人望向淡定旁聽的孟竹遠，嘲諷笑道：「嘖，你們幾個忒沒出息，就差二姊姊成親這幾個錢嗎？要我說，還是孟賢弟最惹人羨慕，即便姊姊遲遲不歸來成親，也從來沒見過他差錢啊……哈哈……」

孟竹遠眼觀鼻鼻觀心，認真道：「我姊姊只是在外遊歷散心，她會回來的。」

旁人只是笑，也不聽他解釋。

第六十五章 華麗回歸

不多時，宮宴開席的時間到了。

周明雋伴在貴妃身邊，食物還沒吃兩口，已經有人按捺不住了。

剛到京城沒多久的延平郡王起身，對著崇宣帝一拜，「得皇上隆恩，令臣等有此榮幸入宮參宴，臣之女端寧也能得以入族學，今日端寧準備了一個助興的表演，只願能博得皇上與娘娘一笑。」

崇宣帝一聽就來了興趣，「沒想到這丫頭多年不見，鬼主意是一個勝過一個，今兒個又準備了什麼？」

延平郡王立馬擊掌，示意宮人開始準備。少頃，只見四個太監舉著竹竿走了進來，四根竹竿只見以紅綢相連，四角及中間的位置都墜了小燈籠。

這個場景似曾相識。

「這不是二姊姊曾經……」孟雲茵立刻就認出來，這是孟雲嫻當年體考跳那支舞時的布置，除了將紅木柱換成了四根竹竿，幾乎一模一樣！

周明雋的眼神在看到這布置時一下子就變了。

端寧縣主紅著臉，目光直白又灼熱的望向周明雋。

這一下，有心人都明白了，原來人家是衝著正主來的。

「端寧曾聽聞皇上當年堅持設立族學體考，全是為了後生晚輩的身子著想，歷代君王多重江山社稷鐵馬山河，難有像皇上這般處處現仁心之細，實在令人感動又欽佩。端寧無才無德，只在族學中學了這一支舞想要獻給皇上與諸君，若是跳不好，還請諸君口下留情。」

說完，她又雙目含情的看了周明雋一眼。

然而周明雋的目光早就淡下去了，也不看她。

在場的人誰能看不出來門道？

跳這支舞，擺明了是要把孟雲嫻這個人提出來，再藉以表示自己和孟雲嫻不相上下，全然可以有替代之姿，皇上和榮安侯府多次找藉口避而不談，可人家現在就是要當眾讓他們無法迴避。

在座的唯有昇陽縣主聽完這番話後低聲嗤笑，「蠢貨，學人家的舞就罷了，連拍個馬屁都要拾人牙慧。」

貴妃無奈的看了一眼周明雋，端寧縣主的心思昭然若揭，只怕一曲舞罷，延平郡王就該單刀直入拉郎配了，不過左右她已經給他提過醒了，仁至義盡。

崇宣帝也沒想到延平郡王會來這麼一招，要是早知道端寧縣主是跳這支舞，他才不會讓人出來。

可是人家都準備好了，此刻遣退，實在說不過去。

隨著樂曲響起，端寧縣主翩然起舞。

在座有人曾見過當年孟雲嫻跳這支舞，最精妙之處在於四角的擊中與中間花瓣球的驚鴻一踢，展現出英氣剛勁，但又能與柔美舞姿體現出的仙氣相結合。

端寧縣主學了八成，已足夠驚豔。

忽的，鼓點一轉，端寧縣主原本柔美的舞姿也變得剛勁，手中墜著鏤空金絲球的緞帶隨著一腳飛踢，直衝向東北角的燈籠，隨即咚的一聲，燈籠散開，落下花瓣的同時，還有橫幅墜下。

這裡顯然是端寧縣主做了改動，當年在考場上墜下的是一串金鈴，在風中奏出天籟之聲，不過今日是冬至宮宴，紅幅題字，也應一個喜慶的景。

旁人已經被端寧縣主的舞姿征服，紛紛喟歎，可是昇陽縣主卻眯起眼睛，留意在站在四角的小太監身上。

她方才明明看到端寧縣主做出踢腿動作時，那一角的小太監舉著竹竿的手悄悄騰出一隻，像是牽著什麼似的往下一扯……

是風箏線。

昇陽縣主忍不住笑了，「要麼學個全，要麼就不學，學不會還要作弊，丟不丟人啊？」

她伸手招來自己的婢女，對著她耳語幾句。

端寧縣主連中四發，引來滿堂喝彩。

崇宣帝看得津津有味，眼光也開始往周明雋那邊瞟。饒是崇宣帝也沒想到孟光朝的女兒遲遲不歸，否則當初也不會幫著圓謊，說什麼奉旨遊山玩水，如今所有人都明裡暗裡的提及雋兒和榮安侯府的婚事，或許今日再給雋兒多添一位，說不定能堵住悠悠眾口，也不算委屈了雋兒。

端寧縣主已經跳到最後一段，只差最中間的花瓣球，就在她踢出那一腳時，原本負責這一處機關的小太監忽然被什麼砸了腿，雙膝下意識一彎，整個頂都被他帶得歪了一下。

吧嗒，金絲球落地，端寧縣主踢空了。

殿中方才還熱鬧的鼓掌喝彩，此刻突然有默契的靜了一瞬。

端寧縣主怎麼都沒想到竟然出了這樣的差錯，又羞又恨的瞪向那個小太監。

小太監慌了，焦慮的神情透著解釋：不是他，他也不知道方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東西自殿外飛入，精準無誤的砸中了最後一只花瓣燈籠，蓄滿力道的將大燈籠裡面的花瓣和最後一幅卷軸踢落，端寧縣主嚇得「啊」一聲，傻愣愣的站在那裡，看著這不明緣由炸開的燈籠。

咚！砸中燈籠的凶手落地，竟是一個繡了花的錢袋子。

隨著花瓣紛紛落下，不等太監通傳，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聲音自殿外傳來——

「流星輕騎孟雲嫻，攜永、營、宣三州捷報覲見，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

榮安侯一家聽到這聲音時，幾乎都忘了這裡是慶和殿，尤其是田氏，眼淚一下子湧出來，扶著桌子站了起來，探身去看那信步走進來的黃裙少女。

崇宣帝端起來的酒都忘了喝，他看著雙手捧著金牌走進來的少女，腦子裡隱隱約約勾勒出當年那個小丫頭的模樣。

三年過去，她長高了不少，從前是個瘦瘦巴巴惹人憐愛的小姑娘，如今一身勁裝黃裙，身材纖秣合度，手腕束帶，烏黑青絲束成一把直直垂墜腦後，說不出的嬌媚颯爽俏皮靈動。

「二姊姊……」孟雲茵激動地抓住孟竹遠的手，「遠兒，這是二姊姊吧？我沒有看錯吧？」

孟竹遠也很驚喜，「是，是二姊姊。」

孟雲嫻手捧金牌對崇宣帝再次行跪拜禮，「臣女孟雲嫻叩見皇上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

崇宣帝愣了好一會兒，忽然將手中的酒杯重重一放，心裡沒好氣的道：臭丫頭，終於捨得回來了！

隨著這一聲重擲，沉浸在驚訝中的眾人皆回過神來，內心也跟著炸開了鍋——不是說毀容了嗎？不是說缺胳膊少腿了嗎？

不是說要麼和野男人私奔，要麼就是死在外面了嗎？

怎麼說回來就回來了，之前完全沒有收到任何風聲，也沒人說過宮宴有這個環節啊！

孟雲嫻一個大禮行得規規矩矩恭敬非常，「承蒙皇上厚愛，臣女方得聖恩遊歷大禹壯闊山河，見好景無限，亦見太平盛世下百姓安居樂業，深感皇恩浩蕩，感召

天道，今發於營州之地動、宣州之匪亂及永州之凍雨，得地方官員與各州駐軍支援，災民已救，亂民已鎮，難民已置。臣女不敢耽誤，立即趕回報捷。」

她是很會給自己趕回來的時間找一個合適的理由，可是崇宣帝不買她的帳，悄悄地看了一眼周明雋。

周明雋自聽到她聲音的那一刻起，便滑了手裡的酒杯，藉著擦拭衣裳的動作，全然沒有抬頭看她一眼。

崇宣帝哼笑一聲，「妳方才叫自己什麼，流星輕騎？就妳這樣還當流星輕騎？哪有人報捷似妳這樣只挑漂亮話說的？受災具體為何地，百姓及財物損傷多少，哪處派多少人賑災平亂，為期幾許，哪一個重點妳說到了？」

孟雲嫻莞爾一笑，直挺挺的跪著，從容道來，「捷報捷報，自是先告之捷訊，再細細報來。皇上想聽，臣女道來便是，營州地動災害發生於偏西南地帶的蓋通縣、範縣、蔚縣三地，因地動前天相顯地動雲，百姓得地方官及時告知，早有準備，雖不至於毫髮無傷，但此次地動災害非大禹史上最小程度，卻是營救最快，死傷最少的一次，具體傷亡人數……」

眾目睽睽之下，她竟然將崇宣帝提到的所有問題全都回答清楚了，不是取巧賣乖，不是含糊其辭，而是精確無誤的報上了所有數字。又因為這些動亂災害的影響程度不大，的確處理得非常快，說完之後，她又對崇宣帝的聖明往死裡誇讚，措辭不帶一個重複，聽得滿座無一不暗中豎起大拇指，嘖嘖驚歎。

這是個吃人參精長大的吧。

孟雲嫻一說完，真正的流星輕騎帶著各地官員呈上的文書抵達，可是這幾人都被攔在殿外，不得進殿內面聖，文書是由宮人送進來的。崇宣帝立即將文書拿過來翻閱一遍，隨即面露驚訝。

小丫頭說的和地方官員上報的竟然絲毫不差。

崇宣帝沉下臉來，「好妳個孟雲嫻，地方駐軍送來的都是軍機要情，豈是妳能竊取偷看的？」

大抵是因為孟雲嫻的歸來方式實在是太亮眼，聽到崇宣帝這麼一說，眾人這才清醒過來，立馬有人生了找麻煩的心思，不錯不錯，縱使妳再得聖寵，再能恣意妄為，軍機就是軍機，竊取偷看就是死罪！

崇宣帝話音未落，孟雲嫻就慢吞吞的從衣襟裡掏出幾封書信，表情少了幾分明朗，多了幾分委屈，「先時臣女遊歷，因緣際會與幾位駐軍的將軍見過幾面，災亂發生之時，臣女帶著皇上御賜的金牌，狐假虎威的幫過一些小忙，事後軍民皆對皇上感恩戴德，臣女便斗膽請求幾位將軍，待到事情完全解決，勞煩他們修書一封告知詳情，臣女也好徹底放心，回頭有人說臣女濫用皇權，好歹也有個正經說法……臣女這麼做也算是竊取軍機嗎？」

真是再沒有人比她更委屈了。

崇宣帝盯著她看了許久，再也忍不住大笑出聲，「真是越大口齒越伶俐！入座吧。」

孟雲嫻卻不急著入座，反倒是雙手並著往前一伸，「多謝皇上。」

崇宣帝和眾人皆是一臉疑惑，不知道她這是在做什麼。

孟雲嫻理所當然道：「臣女雖不是正經的流星輕騎，可好歹快馬加鞭的回來傳訊，難道沒有什麼賞賜嗎？」

端寧縣主沒忍住，嗤笑一聲，這樣子哪裡還有侯府小姐的儀態。

崇宣帝微怔，當真好氣又好笑，忽的，他看了一眼周明雋，收起笑容，輕咳一聲正色道：「自然是要有賞的，待到宴席散去，妳去找雋兒領賞。」

「啊？」這回輪到孟雲嫻愣住了，一絲幾不可察的尷尬自她的眼中滑過，她慢吞吞的轉過頭看了一眼周明雋。

然而周明雋由始至終都沒有看向她。

崇宣帝的意思再明顯不過，之前還有小心思的人，早因為這個從天而降的孟雲嫻而被當場打臉，端寧縣主更是羞憤離開之後再沒回來過。

孟雲嫻起身入席，田氏差點哭成了淚人，待到她走近就一把拉著她的手怎麼都不放開，孟雲茵和孟竹遠也圍了上來，挨著她坐下。

孟雲嫻任由田氏握著手，看了一眼弟弟妹妹，笑道：「幾年不見，都長這樣大了。」

孟雲茵也哭了，「二姊姊總算是平安回來了。」

這重逢的場面眼看就要一發不可收拾，孟雲嫻做出投降的模樣，「娘，雲茵，這裡畢竟是宮裡，有話回府再說。娘，您這樣抓著我，我可沒法吃飯了，這一路餐風露宿的，我早就餓慘了。」

她並不像田氏和孟雲茵這樣激動，語氣平穩，言辭得體，還帶了些安撫的意思在裡頭。

田氏聞言立馬鬆開了她的手，不斷的給她布菜，「是是是，妳多吃些，有話回府再說，慢慢說……」

孟雲茵怔怔的看著她，滿腔的話語像是鯁住一般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她沉默的低下頭去，心裡不禁想著，眼前的人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謹小慎微溫和單純的二姊姊了。

這會兒，孟雲嫻忍不住又往周明雋那處看了一眼。

可是這樣遠遠的隔著，他又低著頭，她實在無法從這匆匆一眼裡看出他有什麼變化。

怎麼辦，皇上怎麼讓她去跟他拿賞賜呢？

真是的，這賞賜還能不能要啊？

帶著這種複雜的心情，孟雲嫻味同嚼蠟般吃完了這頓宮宴。

散席時，她悄悄地招來綠琪，準備讓綠琪去拿賞賜免得尷尬，沒想到閔祁先找來了。

「孟姑娘，殿下已經準備好您的賞賜了，請隨屬下來。」

孟雲嫻有點慌，求救地看向綠琪，「怎麼辦？」

綠琪握拳給她打氣，「小姐，別怕，奴婢在遠處等您，有事大喊！」

「妳！」孟雲嫻真想敲她的頭，「別以為我瞧不出妳想看我的笑話。」

綠琪道：「小姐，早晚都是要面對的。」

孟雲嫻咬咬牙，跟田氏說了一聲之後就和閔祁走了。

閔祁並沒有把她帶到周明雋的寢宮，而是把她帶到當年辦元宵宮宴的那個園子，那裡有一座仿照白太傅府建的微觀山亭，孟雲嫻一看到，立馬按下一些不好的回憶，就著手裡的燈籠上了山亭。

皇宮的山亭更加寬敞氣派，周明雋就坐在那裡，目光低垂，面前的圓石桌上放著一只大木箱子。

孟雲嫻頓時連手腳都不知道怎麼放了。

「坐吧。」周明雋的態度十分冷淡疏離。

「……哦，好。」她同手同腳的走過去坐下。

氣氛有些尷尬，孟雲嫻覺得有點悲傷。

這是她最不願意看到的場景，在這世上，她最不願意和他形同陌路。

早知道就不該寫那種信了！

周明雋把大箱子推向她，「這是妳的東西，拿走。」

孟雲嫻以為是賞賜，「這、這麼多啊……」多不好意思啊。

周明雋冷笑了一下，「妳自己送回來的，自己心裡沒數嗎？」

孟雲嫻心裡一咯噔，這箱子裡頭裝的，難道……是她三年來寄回給他的信件和伴手禮？

周明雋又道：「不敢勞妳費心牽掛，這些書信和小玩意兒我用不上，妳拿回去吧。」

這是要徹底和她斷了關係？孟雲嫻藏在桌子下面的手緊緊抓住裙子，表面上卻故作鎮定道：「既然五殿下不喜歡，我自當拿回去。」

周明雋點點頭，起身離開，邊走邊道：「妳傳訊的賞銀，閔祁會送去給妳。」

他就這麼走了？

三年時間，她巴巴的送了這麼多的信件與小禮物，到頭來，他原封不動的還給她，如今重逢更是連一句問候都沒有。

孟雲嫻覺得心尖兒的位置有點疼，可她並未掉眼淚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綠琪不放心地過來了，一看到孟雲嫻獨自坐在裡面，嚇了一跳，

「小姐，您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啊？五殿下呢？」

孟雲嫻神情有些呆滯，悵然若失道：「綠琪，我好像真的搞砸了。」她看了一眼面前的大箱子，「我將我們的關係捅破……可惜他終究想明白了，再也不會待我如初了。」她忽然很苦惱的抓頭髮，「妳說我好好的喝什麼酒，寫什麼情信啊！」

那是一年半以前，也是她離開了京城一年多以後。

她原以為，真正意義上的離開，能讓她想清楚自己和周明雋到底是什麼關係，可是她好像把這份感情想得太簡單，也把自己想得太理智了。

她根本來不及想清楚自己的心意，就已經被鋪天蓋的要命思念淹沒。

什麼經歷都會想到他，不經意的一句話、一個小玩意兒都會想到他；遇到難處時會想若是他會怎麼做，開心的時候會遺憾他不在身邊。

直到某一個契機，她終於幡然醒悟，自己……可能動了心。

她根本是喜歡死了那個總是給她一個大棒，然後給兩大塊糖糕，讓她心甘情願去挨第二次大棒的冷面哥哥。

在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，她人仗酒勢，竟給他寫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告白情信，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對，還寫了一首豔詞，當真是個女流氓的做派！

她在信中寫道，會在那裡等他的回信，以兩個月為期。

最後，兩個月過去，都到了她寫下一封家書的時間，依然沒有等到他的回信。那一刻她忽然意識到，自己可能要永遠失去周哥哥了，更不知道回去之後該怎麼面對周哥哥。好在天不亡她，叫她得了一個暫時還不能回家的好理由，她便試著放下一切，又在外遊歷了一年半多，前前後後加起來，三年未曾歸家。回來之前，她做過無數的設想，或是做出瀟灑大方的模樣，和他心照不宣繼續做友好兄妹；或是開誠布公坦坦蕩蕩的訴清心意，然後釋然的抱拳道謝，此生能相識便足矣……

但其中唯獨沒有冷漠絕交。

「小姐，您別傷心了……」綠琪難過的打開那個大箱子，卻瞬間愣住了。

孟雲嫻怎能不悲傷？她連殺了自己的心都有了。

「我為什麼要寫這些，把感情藏在心裡不好嗎，為什麼一定要說出來？如今可怎麼辦才好？他一定是顧及我的面子才沒有說婚約的事情，畢竟他當初要娶我也是為了護著我，讓我走出那段陰霾，沒想到我的一場傾訴竟將他嚇得連好臉色都沒有了。他如今這樣絕情，根本就是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葛！」

綠琪的聲音忽然變了，「小、小姐……您還記得那封信是什麼時候寄的嗎？」

孟雲嫻悲傷的報出一個時間，這個讓她後悔終生的日子，根本忘不掉！

綠琪的語氣更古怪了，「小姐，您確定……五殿下真的知道您的心意嗎？您寫的那封信，五殿下根本沒看啊！」

第六十六章 出門堵人去

孟雲嫻記得那是離家的第二年。母親千方百計絆住她的腳步，來回幾封加急書信之後，她就料定母親是裝病想騙她回家，那時候她已然經歷一些事情，自問對從前那些不愉快都能淡然處之，可偏偏一顆復甦的少女之心無處安放，她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對，明明知道有父親在，肯定不會任由母親出事，偏偏還要專程修書給周明雋，勞煩他往榮安侯府走一趟，有種想方設法要與他扯上關係的心機在裡面。那也是她離家之後第一次收到周明雋的回信。

信上的每一個字剛勁有力筆走龍蛇，她竟不由自主的想像他坐在書桌後方姿態端正寫回信的模樣，腦子裡頓時亂成了一片漿糊，適逢手邊的事情剛剛解決，幾位好友邀她喝酒……

對，喝酒！

她從前從不喝酒的，沒想到出門後不久就有了這個惡習。

對，惡習！

若非半醉不醉，自以為清醒實則糊塗寫下告白信，她也不至於忐忑失望悲情至今。可誰能料到她一廂情願糾結多時，這一頭根本毫不知情！

這種感覺就像是放榜時士子查看自己的成績，從頭看到尾都沒看到自己的名字，以為已經毫無希望，卻忽然被告知考官改漏了一份，究竟是該請考官重新審閱，

還是接受這個事實，三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？

「不對呀。」孟雲嫻擰眉，「既然不是因為我說了這些胡話惹他不開心，壞了我們之間的關係，那他為何對我這樣冷淡？」

綠琪將書信再收回箱子裡，一把將箱子抱起，「小姐，侯爺他們還在等著呢，咱們邊走邊想吧。」

這倒也是，孟雲嫻點點頭，與她一起離開了山亭，朝宮門口走去。

兩人一前一後走著，忽然，孟雲嫻兀自樂了起來，宛若癡狂。

綠琪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個瘋子，「小姐，您受到刺激了？」

孟雲嫻挑眉，「刺激？這分明是上天對我這個癡情姑娘的饋贈。」

綠琪抽抽嘴角，「是哦，那上天饋贈什麼了？」

孟雲嫻攤手，「他既然不是因為那封信生氣，也不是因為我對他有了邪念才冷淡疏離，那理由不就只剩下一個？」她神神祕祕的湊近，伸出食指續道：「他還在因為我當初不辭而別生氣！就像妳說的，他時時刻刻為我著想，我卻自作主張做了那樣的決定，縱然我自己覺得是在為所有人留餘地、留時間，可是他難免會生氣嘛，易地而處，就像如今我回來要幫他什麼，他卻因為過不了心結擅自就走了，我也會生氣的。」

她雙手擊掌交握，「這樣一想，思路是不是就十分清晰了？他只是在氣我當初不告而別，那就先哄著嘛，哄好了之後……」她的臉熱了一下，「只要他不是因為我的心思而疏離，左右婚約還在，我再努力一點……」繼而又深沉道：「若是這樣面對面的努力他都不動心，想不明白我們是可以有男女之情的，那我再認命也不遲。」

綠琪聽著孟雲嫻的話，忽然陷入沉思。

孟雲嫻察覺她的異常，問道：「怎麼不說話了？妳不同意我這樣做嗎？」

綠琪的唇瓣動了一下，小聲道：「小姐，您會怪奴婢等了那麼久才跟您說那些事嗎？」

孟雲嫻臉上的明媚慢慢淡去，明亮的眸子也漸漸變得深沉，她背著手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綠琪趕緊道：「其實都是過去的事情了，興許只是姑姑多慮，奴婢再不提了……」

「葉姑姑沒有多慮。」孟雲嫻淡淡的打斷她，「父母為子女的設想，只有周全，沒有多慮。」

她看著周邊的宮燈，平和道：「妳之前不告訴我，是因為我自己的心情都一團亂麻，那時候我只想逃離這裡，妳的那些話會讓我生出壓力，最後極有可能為了周哥哥，逼著自己留在這裡。但若是真留下來，我只是個依附侯府的愧疚與周哥哥呵護走出來的嬌嬌女，若我自己都禁不起風浪，又憑什麼來承擔葉姑姑的囑咐呢？」

「啊——」她忽然露出一副恍然模樣，眸光重新明媚起來，賊兮兮的盯著綠琪，「我說妳好端端的提這個做什麼，妳分明是想提醒我，回來之後要做正事不要沉迷兒女私情，是不是？」

綠琪被她的跳脫弄得岔開了思緒，「奴婢沒有！」

「妳看妳眼神都在飄了，就有！」

綠琪百口莫辯，她就沒見過誰吵得過二小姐，就算吵得過也賴不過。

孟雲嫻忽然大刺刺勾住她的肩膀，一副稱兄道弟的做派，「綠琪，凡事講究勞逸結合，正事當然是要做的，可周哥哥呢，也是要哄的。」

綠琪被她半唬半哄的，一下子忘了自己原本要說什麼了。

田氏在宮門口等得著急，若孟雲嫻再晚一點出去，她都要懷疑今日看到孟雲嫻回來是不是只是自己在作夢。

回榮安侯府的路上，田氏還是抓著她的手不斷地說話，一會兒說她如今院子的翻修情況，一會兒又說接下來要準備些什麼，唯恐她回來了之後有哪些是沒有準備好的。

孟雲嫻一直很有耐心的聽著，時不時地還會給一些回應。

待一到榮安侯府門口，府裡已經張羅開了。

孟雲嫻曾經兩次這樣回到侯府。

三年多以前，她是帶著惴惴不安與彷徨未知而歸，是全府上下都防備輕視的庶出二小姐。

三年後，她乘著夜色歸來，侯府卻燈火通明，府裡的人幾乎都驚動到了，一眼望去，彷彿所有人都因為她回府而欣喜不已。

「二姊姊，我帶妳去看妳的院子。」孟雲茵一路上都在心裡默默練習這句話，力圖做到自然又親切，不要顯露出被三年時間與距離拉開的生疏和尷尬，可惜她話說得流暢，伸出來的手卻不自覺的微微顫抖，暴露了她心中的忐忑與不安。

孟雲嫻看破不說破，在孟雲茵感到尷尬的瞬間，主動伸手握住她的手，「好啊，一起去看吧。」

孟雲茵怔愣了一下，然後重重點頭，拉著她往院子那邊跑。

「妳們慢點！」田氏還在囑咐張嬪嬪送熱湯過來，一轉眼兩個孩子跑得沒影，她好氣又好笑，提著裙子追了上去。

走在最後面的父子倆動作一致的雙手攏袖。

孟竹遠望向身邊的孟光朝，「父親，二姊姊這一次回來，不會再走了吧？」

孟光朝無聲一笑，「這你就要問她了。」他瞥了一眼兒子，「怎麼你連姊姊的一半熱情都沒有？不喜歡二姊姊回來？」

孟竹遠想了一下，振振有詞道：「二姊姊是回家，又不是來做客，安排周到和開心是應該的，可是過了頭的熱情，和招待客人有什麼不同？」

孟光朝覺得孟竹遠心裡想的遠遠不止這些，但只是笑了笑，並沒有深究。

鄭氏從前的院子已經被完全翻修，田氏平日裡想到什麼就會改一改，她再不必對著一個牌位寄託哀思，卻將對孟雲嫻所有的思念和期盼都融入了這個小院子裡。孟雲茵唯恐孟雲嫻看不出來這方院子的一花一草融入了多少心血，忍不住細細說道，結果被田氏拉住。

她笑著對孟雲嫻道：「時間很晚了，妳這樣奔波早該累了，先歇下，若是缺了什麼需要什麼，就讓府裡的奴才去置辦。」

孟雲茵會意，跟著道：「是啊二姊姊，妳這一回來，肯定有許多人知道，接下來熱鬧的日子還多著呢，此刻好好歇息才是正經。」

孟雲嫻始終面帶笑意，聞言點點頭道：「好，娘也早早歇息吧，還有雲茵也是，我給妳們準備了些禮物，可是趕著回來，便將禮物丟在後頭，自己先回來了，等過些日子應該會到。」

田氏連連點頭，「好，我讓府裡的人留意著。」

孟雲嫻的院子是特別布置過的，光是燈盞的數量都格外的多，燈座的雕刻還選了她的生肖，靈動活現。

她的被褥沒有紛繁複雜的繡紋，但輕盈又保暖，大冬日裡鑽進去就不想出來了。除此之外，大大小小的布置無一不體現著田氏的細心。

綠琪打了熱水進來時，孟雲嫻已經趴在桌上睡著了。

她輕手輕腳的放下水盆，走到孟雲嫻邊上，悄悄觀察她睡得深不深。

這一路的歸途，像是有誰在刻意为難似的，到處都不順利，可就是因為已經修書回家告知大約的時間，她寧願繞遠路、丟下行李也要趕路。晚上不能騎馬，打著燈籠走一段歇一段，明明又累又疲倦，卻還要精神奕奕神采飛揚的出現在所有人面前。

綠琪歎了一口氣，認命的擰乾帕子給她擦手擦臉，接著本想將人攙起來到床上去睡，沒想她忽然醒了。

孟雲嫻明明睜得睜不開眼，還讓綠琪去準備熱水泡澡。

綠琪無奈道：「我瞧著您都累，用熱巾子先擦一擦，等睡飽了再起來好好泡澡，省得泡清醒了。」

孟雲嫻很堅持，一定要泡澡。

綠琪勸道：「一連半個月不泡澡不換衣裳灰頭土臉也過來了，果然一回來就矯情起來了。」

孟雲嫻反腿就是一踢，綠琪笑著跑開，去給她準備熱水。

新的院子灶房小廚房都很完備，還有下人等著吩咐，沒多久，孟雲嫻就如願進了澡盆，但是她並沒有多麼享受這個過程，趴在澡盆邊又睡著了，差點滑進水裡淹死。

綠琪嚇得趕緊拿大巾子將她一裹，用力拔山河的氣勢直接將人扛起丟到床上，孟雲嫻一沾到被子，瞬間露出舒坦的表情，手掌眷戀的摸來摸去。

綠琪在給她掖被子，看著她閉著眼睛，一邊摸著床褥，一邊喃喃道：「這樣就不會弄髒了。」

綠琪怔了一下，心裡有點不是滋味，掖被子的動作最後一下格外用力，「好好睡吧。」

孟雲嫻回京的事情很快就傳遍了，第二天一早，她人還坐在廳裡吃東西，府裡的下人已經呈上來好幾份帖子，都是約她見面的。

算一算，當年和孟雲嫻一起在流輝苑讀書的女眷，如今差不多都已經結業嫁人，即便沒有嫁人，像孟雲茵這樣的也已經過了及笄禮，開始由母親教導後宅事物，準備相看人家了。

孟雲嫻隨手翻閱一番，對著田氏無奈一笑，「接下來幾日恐怕都要忙於應酬了。」田氏嗔道：「不必著急，既然都回來了，有的是時間一個一個見。」

她的話似嗔似怒，卻又浮著幾分小心翼翼的試探，唯恐她回來了還要再走。

孟雲嫻笑了一下，接過綠琪手裡的帕子擦擦手，「既然不著急，自然該先陪一陪娘和弟妹。」

田氏忽然瞥了她一眼，神色有點複雜，話語也十分含蓄，「妳真要陪，也不是急著陪我和妳的弟弟妹妹。」

孟雲茵立馬會意，用同樣複雜的目光盯著孟雲嫻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孟雲嫻回了京城，首先要面對的自然是那要命的婚約。

不想孟雲嫻捧著茶杯啜了一口，一語道破，「娘說的是五殿下吧。」

這樣的直白和坦率，反倒讓田氏和孟雲茵都愣了一下。

孟雲嫻又道：「五殿下對我多番照顧，一別三年，自當好好相聚，哪裡需要娘多說，今早五更我就讓綠琪去送帖子了。」

田氏和孟雲茵雙雙望向綠琪求證。

綠琪打著哈欠，睡眼惺忪，「不錯，小姐的確……哈……記掛著五殿下。」

孟雲茵的眸子蹭的一下亮了，「二姊姊，那妳和五殿下是不是……」該考慮成親了？

沒等孟雲嫻做出回答，閔祁就來了。

他遞回了孟雲嫻給的帖子，禮貌又從容道：「孟姑娘，殿下今日要去族學閱卷，之後還要去工部確認最新的造船進度，最後還要去貴妃宮中請安陪伴貴妃與小皇子，實在是抽不出身來與姑娘見面。」說完，他俐落的離開。

田氏和孟雲茵都愣住了，隨即孟雲茵立刻安撫道：「二姊姊，五殿下很忙的，妳回來之前，每一次寄書信的日子他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比我還清楚呢，想來他定是十分想與妳見面，是真的抽不開身而已。」

田氏跟著緊張點頭。

她對雲嫻能不能做皇子妃一點也不在意，她在意的是女兒的心思，若她與五殿下是有情誼的，成其好事是好的；但凡不是那樣，她要做的就是妥善處理好這門婚事，不要讓五殿下和侯府之間生出什麼不必要的尷尬。

雖然五殿下關心雲嫻，雲嫻也與他走得近，但只要不是兩情相悅，有相伴一生的感情，她無論如何也不會委屈孩子。

不料孟雲嫻輕笑起來，「雲茵說的對，他其實十分想與我見面，等會兒我就出門堵他去。」

田氏被孟雲嫻完全改變的行事風格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孟雲茵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這、這不太好吧，五殿下說了今日不能見面的。」

孟雲嫻挑眉，「真的不能見就直說不見唄，仔仔細細的道出自己的行程，這不就是在鼓勵我去堵他嗎？」她搖搖頭，嘖了幾聲，「我還看不明白他嗎？」

田氏失笑，「我怎麼沒聽出五殿下是這個意思，我看是妳想事情越來越隨心所欲，五殿下如今身負重擔，忙是正常的，這番解釋正因為他做事認真細緻，妳不要胡鬧，這事情不急於一時。」

孟雲茵重重點頭，贊成母親的看法。

孟雲嫻想了一下，忽而眸子一亮，露出一個狡黠的笑來，「不然我與娘打個賭，就賭我能不能順利堵到他吃一頓家常便飯，賭金五十兩！」

一用完早膳，孟雲嫻就藉著要堵周明雋為由出門了。

她今日換了正經的打扮，衣裙清麗整潔，妝容精緻嬌媚，除了有綠琪跟著，田氏還很不放心的給她派了兩個護衛，又叮囑她若是五殿下太忙就不要打擾，早些回府。

一出門綠琪就忍不住了，說道：「奴婢覺得夫人就是害怕小姐忽然又不見了，患得患失。小姐真的要這樣著急的去找五殿下嗎？今日在府裡陪一陪夫人和四小姐也是好的。」

孟雲嫻的眼神到處轉，漫不經心道：「我自然也知道陪著娘和雲茵是好的，可是在她們心裡，我回來了之後，牽掛我不再是頭等大事，這門婚事才是當務之急。我解她們所急，不是比留在府裡讓她們乾著急，又不好直截了當提出來要好得多嗎？」

綠琪道：「那小姐真的要去堵五殿下嗎？奴婢怎麼不覺得五殿下是小姐想的那個樣子？您在夫人面前委實有些皮了，唯恐夫人不會細思您這些年在外頭到底經歷了什麼似的。」

孟雲嫻步子一頓，略帶威脅的眼神掃了她一眼。

綠琪脖子一縮，「小姐為何這樣看著奴婢？」

孟雲嫻微微一笑，「妳不提，我不提，過去永遠是個謎。」

三年時間，監學寺內的樹木比從前茂盛許多，鬱鬱蔥蔥。

從前熟悉的面孔早已經換新，一路走進來竟然一個都不識得。

「我還記得從前每日上學，都有學監站在這裡檢查學生的儀容，做得不好的，當場罵得你面紅耳赤，那時候臉皮薄，怕極了。」

綠琪看了她一眼，「小姐是想說自己現在臉皮厚得很，所以並不擔心會被學監罵的意思嗎？」

孟雲嫻溫柔一笑，「妳可閉閉嘴吧。」

剛走了沒兩步，一個年輕的小公子衝了過來，厲聲道：「妳們是哪裡來的，監學寺重地，非族學學子不得擅入。」

綠琪對著小公子行了一禮，「不知小公子如何稱呼？我們家小姐是族學出來的，

如今回來想要探望恩師，不知小公子可否找人通傳一聲？」

小公子皺眉，「結業了？妳們可有帶牌子？結業的學生也有結業牌，既然妳們有心回來探望，不會不知道這些的。」

孟雲嫻坦蕩道：「我中途輟學，沒有正經結業，並無什麼結業牌，這樣就不能進了嗎？」

小公子糾結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個瘋子，他從未聽說過有人敢從族學輟學。

這時一道清朗的女聲從一旁傳來，「既然是輟學，就等於沒有結業，沒有結業就該繼續上課讀書，這個時間妳在外頭跑來跑去，可是要受罰的。」

小公子一看到來人，立馬露出恭敬的姿態，「許師姊。」

孟雲嫻也看到了她，果然是個熟人。

許茹蘭抱著幾本書走過來，遣退了小公子，親自招待孟雲嫻，「先時我就想，孟小姐這一回來定有故人相邀，我這帖子送出去，不曉得幾時才有回音，沒想此刻就見到了。」

孟雲嫻滿臉笑容，「如今也該稱姊姊一聲『傅夫人』了。姊姊大喜未能到場恭賀，理應前來賠罪的。」

許茹蘭半真半假的嚇唬她，「若要這樣論，妳要賠的罪可不止我這一處了。」

孟雲嫻從善如流，「那就挨個挨個的賠，著急也沒用。」

許茹蘭看了她一眼，忽道：「妳來本該好好招呼妳，奈何此刻我手裡有些事情……」

孟雲嫻即刻道：「不敢叨擾姊姊，我自己走一走便回。」

「這可不成。」許茹蘭道，「不如妳先去我的小舍歇一歇，喝口茶，稍後我再去找妳，與妳說話。」

許茹蘭實在是熱情，不等孟雲嫻拒絕就將人給帶到自己休憩的小舍，奉上茶點。

「妳且坐一坐，我很快就回來。」

綠琪上前給孟雲嫻添茶，「小姐，您不去找五殿下了？」

孟雲嫻安心喝茶，「許姊姊怎麼說也是故人，今早遞來的帖子就有她的，總該好好見一見，況且周哥哥一個天活人還能飛了不成？即便真的要飛，我也會早早地堵在前頭張嘴，只等他……」

門忽然被人從外面推開，周明雋手裡拿著幾本冊子走了進來。

孟雲嫻的語調染了藏不住的笑意，「……飛到我嘴裡來。」

周明雋看到她，立即退出去看了一眼房門，確定這裡是許茹蘭的憩舍，然後擰眉，「妳怎麼在這裡？」

孟雲嫻立馬乖巧坐好，伸出小爪子揮揮，笑咪咪的道：「我在等你呀。」

綠琪見鬼似的看了她一眼。

周明雋微勾起一抹冷笑，他走進來，將手裡的書冊放在桌上，「這是許茹蘭要的書冊，我放這裡了，妳告知她一聲。」

孟雲嫻見他就要走，立馬起身提著裙子追了上去，「周哥哥，這就走啊？」

周明雋淡淡道：「嗯。」

她伸手一攔，「很急嗎？不如坐下來吃塊點心呀。」

他推開她的手，仍執意要走，「不吃。」

她再往前一探繼續攔，「喝茶？」

他直接越過她，「不喝。」

她一個大步上前，用自己的身板擋住他，「久別重逢，說說話也好嘛。」

周明雋站定，眼神裡流露出毫不掩飾的鄙視，「孟雲嫻，這套地痞流氓的做派妳是跟誰學的？」

孟雲嫻怔了一下，打量一番自己這樣以身擋人的姿態，不自然的放下手臂，退開一步。

「明雋哥哥！」端寧縣主拿著自己被批改過的圖紙，興沖沖的來找周明雋，一看到他和孟雲嫻站在一起，頓時心生不滿，更想過來攪和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孟雲嫻兩眼一翻，暈了過去。

「雲嫻！」周明雋嚇了一跳，飛快的接住她，輕輕搖晃，「雲嫻？雲嫻！」

「小姐——」綠琪聽到動靜追了出來，「糟了，小姐一定是舊疾發作，五殿下您快帶小姐去歇一歇，她為了早些趕回來，這幾日一直沒有睡好。」

周明雋不疑有他，抱起孟雲嫻就走。

「明雋哥哥！」

端寧縣主狠狠地瞪了綠琪一眼，正要追上去，綠琪不慌不忙的伸腳，端寧縣主被絆了一跤，撲通一聲摔在地上。

「賤婢！妳敢絆我？妳知不知道我是誰！」摔疼了的端寧縣主當場哭了出來，惡聲道：「我要把妳碎屍萬段！」

綠琪莞爾一笑，「奴婢不知道姑娘是誰，但是瞧姑娘眼熟，是冬至宮宴上學我家小姐跳舞跳砸了的那位舞姬吧。」

「妳！」端寧縣主被揭了短處，更加羞憤，「果然有什麼樣的主子就有什麼樣的狗奴才。」

綠琪面不改色，「奴婢這個狗奴才不配扶姑娘起來，姑娘自便吧。」說完，直接跨過端寧縣主，跟著一起走了。

端寧縣主險些以為自己聽錯了，自從跟著父親回到京城，她從來沒有這樣被對待過。

看著綠琪離去的背影，她大叫道：「我不會放過妳們的！」

周明雋焦急的抱著孟雲嫻，走著走著，懷裡的人忽然笑了起來，他步子一頓，低頭一看，就見到一雙亮晶晶的眸子正盯著自己。

孟雲嫻窩在他的懷裡，嬌問道：「周哥哥，我演得好不好？」

周明雋愣了一下，眼看著青筋都要氣浮起來了，彷彿下一刻就要把她丟出去。

孟雲嫻忽然露出視死如歸的表情，閉上眼睛，「丟吧丟吧，我知道你又生氣了，反正小時候你也不是沒有摔過我打過我，不過別往石子路上扔啊，太疼了，勞煩你找個草叢厚實點的地方再扔。」

周明雋聞言，一時之間竟沒了動作，便維持著抱著她的動作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才問道：「妳來這裡幹什麼？」

孟雲嫻見他沒有要把自己丟下的意思，索性心安理得的窩著，「周哥哥不是讓閔祁來告訴我，你早上要來一趟族學嗎？我知道你忙碌，便想來碰碰運氣，沒想到竟這樣湊巧，嘿嘿……」

周明雋看著她，又問：「剛才真的全是裝的？」

孟雲嫻誠懇道：「不全是，連日來趕路，哪是一覺能補得回來的……頭有點暈……真有一點，我就是借機發揮，你罵我好了。」

周明雋沉默一瞬，抱著她又繼續走。

「去、去哪？」

「送妳回府。」

孟雲嫻咋舌，「這就回了？你不忙了？」

周明雋道：「不然妳下來自己回去？」

「啊……頭又開始暈了……」

周明雋嗤笑一聲，並不拆穿她，帶著她回了榮安侯府。

Crescent Family